

集部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二

敕諭

諭提督

國家武功赫濯綏靖區夏用資專閫統率全省將士俾黎庶諴和疆圉寧謐提督之任綦重矣當茲海宇承平士卒狃於晏安不以兵革為事相沿日久營伍漸弛非所以肅軍政飭戎行也爾等皆係

皇考簡用節鉞之大臣尤宜恪遵令典倡率所屬將弁簡閱卒伍整理器械操演技勇平時討論軍寔訓練精勤乃稱節制之師折衝禦侮庶幾有備無患矣夫儲糧裕餉所以足兵食壯干城非為飽一人之私橐也乃虛兵冒餉侵漁扣尅視為故常以致朝廷恤兵養士之典止供將吏肥家之計居心多慾自難彈壓下僚馭衆寡恩何以振興士氣提臣職任拊循果能廉正自持無虛給餉俾士飽馬騰有不感激思奮者乎至山海要區得

人最重爾身為大帥凡將佐偏裨果其智勇素著才技優長肅紀律而輯兵民歷有成績之員或軍政薦舉或破格題請皆當予以優擢如本係庸劣之弁徇情面受賄賂始則權宜委任旋復列名保奏不特冒干名器必致貽誤地方濫用匪人之咎其能逃於功令乎且設兵所以衛民文武官屬殊途而轄兵愛民均有責焉如各執己見不相和協勢必有縱兵虐民挾制長吏以逞威作奸者在文臣豈容辭咎而提臣統領水陸重師管轄

不嚴調劑不力致文武抗衡兵民異視責更難逭書曰
同寅協恭和衷哉爾當一秉虛公和衷辦事嚴飭將弁
於所屬汛地實心捍衛勤緝奸宄俾居民安堵無虞地
方咸受其利益爾等皆勤勞素著効力年久之人
皇考屢加拔擢洊膺斯任朕祇遵成憲優遇大臣保全
終始爾等其各抒忠悃以無負朕愛養兵民之至意其
總兵副將叅遊等官各有諭旨爾亦應詳細體察同心
協力共相策勵靖共爾位永奠封疆特諭雍正元年正

月初一日

諭總兵官

國家幅幀廣大凡嚴疆重鎮關塞要害之地設立總兵俾之鎮守上承督臣之節制下樹將弁之表率輯兵安民厥任綦重居是官者當以寧謐地方為念嚴飭官兵廵緝奸宄倘有匪類務必窮盡根株使宵小無從潛匿良民得以寧居若平時漫無覺察日久必致蔓延綢繆未雨之謂何武臣雖不干民事然保障捍衛責有攸歸

守此方即當軫念此方之民毋得視之膜外縱兵肆擾至文武職任雖分盡心王事則一彼此和衷同心共濟自不致貽誤公事況揆文振武經術同源善於恤兵必善於愛民尚何至縱兵虐民失國家設兵衛民之意乎總兵統轄營汛甚多當以訓練為先嫻騎射整隊伍備器械限期校閱勤惰嚴分賞罰明而軍政肅隱然一長城矣所屬將弁兵丁智勇超羣則立登薦剡武藝精熟則特拔戎行以之鼓厲軍士猶有古良將風焉兵之所

需糧餉最重給糧而扣尅則師旅有枵腹之憂缺兵而不補則營伍有空虛之患總兵率先潔己嚴飭偏裨毋得久懸兵缺以恣侵漁毋得尅減額糧以肥囊槖則兵籍無虛士氣益奮有不收臂指之效者乎至於馭兵之道務在寬嚴得中過寬則兵以怠玩而生驕過嚴則兵以拘廹而滋怨能於嚴明之中隱寓愛恤之意庶幾上下一心忠義自奮此又在爾鎮臣之善為運用者也仰惟

皇考垂誡提鎮諸臣有曰韜鈐宜裕紀律宜明拊循宜至訓練宜精又曰文武輯睦毋相抗衡軍民調劑各得其平煌煌

天語勒於箴規久矣爾等皆係

皇考簡畀之人果能實心力行不致始勤終怠上負

聖訓朕心嘉乃成績必懋錫殊典如其徒擁厚禄虛縻爾位既無益於兵民致有乖於令典國法森嚴朕不爾貸也特諭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

諭副將叅將遊擊等官

朕惟國家兵制凡疆宇要地既設提督總兵統率鎮守又設副將叅遊分列營伍遞相鈐轄蓋從古治兵有大帥必有偏裨所以宣揚威武協贊軍機收指臂之効奠磐石之安也爾等所屬地形有險易兵數有多寡各宜預定練兵之法親校騎射嚴試技勇簡拔驍鋭更換老羸務令一營士卒人材雄健武藝精嫻又時教以行陣使之步伐進退井然有法日演月習氣壯心齊自成有

制之師而無難折衝禦侮矣乃有不肖將弁不勤訓練按籍徒有虛名責效毫無實濟營伍廢弛為害㝡大究其弊由於將弁之貪利而廢法一在冒虛糧而兵無實數一在尅月糧而兵有怨心上虧天家之糧餉下朘窮卒之脂膏身司戎務而不能廉正以服衆雖日示訓練之法誰為之踴躍用命乎爾等遇有兵丁空缺即選力勇技精者補足隊伍至於馬步各糧按期領給不得尅減分毫古之良將多以愛恤士卒克建膚功援醪挾纊

之風爾等宜知嚮慕焉官軍之協守一方所以捍衛一方之百姓故曰設兵以衛民也防亂於未萌緝奸於已發俾居民安家樂業共享昇平自然受兵之利而不受兵之害倘或約束不嚴縱兵肆虐誘賭放債恃強奪利甚至地方小警漫不防禦緝捕以致奸宄滋蔓徒卸責於有司文武失和秦越相視殊背國家設兵鎮守之意律法具在罪有攸歸至於爾等簡用督撫中軍責任匪輕尤宜潔已奉公恪遵法紀至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

負各有城守汛防之責亦宜努力稱職自奮功名朕念爾等曾受

皇考選擢之恩自應保守前勞力圖後效果能整飭戎伍允著干城之望朕自不惜寵以崇階倘若廢隳武備侵漁糧餉甚且妄執武官不惜死之言恣意逞威虐民生事為害地方王法森嚴決難輕貸特諭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

諭督學

朕惟自古帝王皆以興賢育才為務我國家自
太祖
太宗肇造鴻圖
世祖定鼎中夏首隆學校加意人才開國規模超越前
古至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一年培養教育怙冒涵濡
深仁厚澤有加無已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布學宮東西南朔海澨山陬戶習

詩書家敦禮樂遐邇無不嚮風文教之隆無過於此矣
朕纘承大統遵守舊章寤寐求賢惟恐或失念學校為
士子進身之階督學一官尤人倫風化所繫遴選各省
學臣倍加鄭重爾等須廉潔持身精勤集事實行文風
兩者所當並重若徒事文華而不敦崇實行猶未為盡
職也表揚忠孝節義崇祀先聖先賢訪求山林隱逸搜
羅名蹟藏書而衡文一道專以理明學正典雅醇潔為
主古人云言乃心聲氣由風養必士品端而後文風正

他日為國家柱石為朝廟羽儀不綦重歟勿私納苞苴勿瞻徇情面勿輕視武途勿濫取祠蔭勿矯激沽名勿昏庸廢事勿卑污貶節勿驕暴凌人胥吏必謹關防幕客尤宜選擇如此則內外交惎本末兼修上不負朝廷下不愧多士朕耳目所及必有見聞若罔顧聲名廉隅不飭國有常憲罰必隨之尚其勉旃毋忽特諭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

諭各省關差鹽差

從來關榷鹽稅之設所以通商裕國或用欽差專轄或令督撫兼理無非因地制宜利商便民之至意也朕前於關鹽兩差各下諭旨誥誡諄切但旗員向來相沿成習陽奉陰違任意侈靡不知撙節額外加派苦累商民差滿之日惟恐回京有當差効力之事每以缺額懇求寬限希圖掩飾是以不憚丁寧再加申飭大抵關差之弊皆未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長策惟知目前小利恣意侵漁聽信家丁縱容胥吏開關分别遲早肆無厭

之誅求報单任意重輕為納課之多寡飽谿壑者則任其漏稅代為朦朧不遂欲者則倒篋傾箱一物不免致商賈畏懼裹足不前行旅徬徨越關迂道則困商實所以自困也鹽差之弊尤合重懲飛渡重照貴賣夾帶弊之在商者猶小加派陋規弊之在官者更大若不徹底澄清勢必致商人失業國帑常虧夫以一引之課漸添至數倍有餘官無論大小職無論文武皆視為利藪照引分肥商家安得而不重困賠累日深則配引日少配

引日少則官鹽不得不貴而私鹽得以横行故逐年之課難以奏銷連歲之引盡皆壅滞非加派之所致與故關差惟在嚴禁苛求使舟車絡繹貨物流通則税自足額鹽差惟在力除加派使商困少蘇盡復舊業則課自羸餘至於督撫係封疆大吏更當仰體朝廷歸併之意關政不得視為帶理漫不經心誤任屬員聽其剥削鹽政不得罔恤窮商獨專厚利硬派州縣計口征錢夫榷關部屬尚有顧忌恐督撫恃其短長今歸督撫則何所

瞻顧巡鹽御史地方官或不奉約束今歸督撫則孰敢抗違況欽差猶每年更換而督撫兼理則無限期若不實心奉行使風清弊絕則大負歸併之本意矣至將耗羨充課固屬急公但恐以耗羨歸正額而正額之外復加耗羨商民重輸疊出何以堪此朕深悉關鹽擾累之害垂念商民營逐之苦特諭爾等經理榷稅者務期奉公守法遴委得人知商旅之艱辛絕箕斂之弊竇通商即所以理財足民即所以裕國如自利自便罔上行私

責有攸歸其悉遵朕意特諭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諭八旗文武官員人等

國家念爾等祖父皆屬從龍舊臣著有勲績故加恩後裔量材授官畀以心膂驅策之効爾等自當恪守官箴勤勞王事建股肱之盛烈垂清白之家聲庶幾上以仰報君恩下以顯揚世美乃每見旗員居官賢否雜出不能悉體朕意由筮仕之初輙謂旗人與漢人不同漢人無累可以硜硜自守旗人則本旗官屬需索多端親族

往來責望甚衆萬一任滿又不免有當差之累自此念一起百弊叢生不以忠君體國為心不以曠職殃民為懼潛通賄賂恣意苞苴惟期囊槖之充盡喪廉隅之守殊不思國家察吏廉者奬貪者懲滿與漢無二法也爾等果能潔己奉公始終一節休聲丕著惠政日聞朕自當從優擢用以示奬勵凡所過處皆可不必如其不然則法網難寛縱家擁厚貲安能坐享乎至於爾等家世武功業在騎射近多慕為文職漸至武備廢弛而由文

途進身者又祇僥倖成名不能苦心向學玩日愒時迨無所就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室器用衣服飲饌無不備極紛華爭誇靡麗甚且沉湎梨園遨遊博肆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糜費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朕特加諄諭自茲以後出仕者各宜精白乃心靖共爾位人人以廉能自矢不得藉漢人無累旗人有累之說以遂其罔上行私之術八旗子弟各習其業文則潛心制義博覽詩書務求用

世之實學武則嫻習弓馬講究韜畧預儲閫外之良材苟謀一業必思一業之成則人無廢業將授一官自獲一官之用而國無曠官矣且各崇儉戒奢安分循禮父以誡其子兄以誡其弟與其恣情縱意博一日之豪華何如量入為出謀百年之生計與其蕩檢踰閑作無藉之匪類何如謹身寡過勉有用之事功以報朝廷以綿世澤以敦風俗以保身家顧不美歟大雅之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蓋欲疏附先後之子孫亦世世脩德與

周匹休也爾八旗皆佐命後昆深願克紹前脩榮名悠

遠國家亦重有賴焉其各欽承毋忽特諭雍正二年二

月初二日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二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三

敕諭

諭直省督撫等官

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為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廑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

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閒皆為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諮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為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為勤矣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

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為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畧所頼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為具文茍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特

諭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

諭武臣

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優待武臣恩眷之隆自昔希比諸武臣感激恩寵遇事則奮力効命甚屬可嘉但平日居官砥勵操守於此方兵民安靜撫恤之道不及夫為將弁者固貴乎材勇然使但有衝鋒破陣之才而不能潔己愛人撫綏士衆或至扣尅貪婪人懼其害則與拚命圖

利之盜賊何異彼盜賊之肆行刼掠不恤身命何嘗不勇但因利人財物遂謂之為賊而法必誅戮勇不足稱適為可恥凡爾武官務須廉潔持躬奉法循令恤兵愛民綏輯地方遵國憲正所以重身家也設或婪財奕利横生事端致干法網則地方既滋擾害而法所不容國家又失一勇力可用之材豈不可惜是知心存報國寔在平日之愛恤兵民安静守分耳若至生事擾害之後雖或捐軀亦何所補從前縱有微勞亦不足以贖此日

之罪愆矣爾將弁當各輕目前小利勉為國家棟梁埀名竹帛以圖光前裕後之功業可也勉之戒之勿負朕諄諄告誡之意特諭雍正三年五月初五日

諭中外臣民

自古帝王致治誡民莫不以重農為先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叙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事者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

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處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爲養命之寶人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萌輕

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得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為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況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救栗

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為果木之塲麽饔飧之恒産以倖圖羸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為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勤勤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為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

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粤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致於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糴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

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
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
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强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為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
寶重仰冀
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穫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
樂土朕既為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

生養之需既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
則必上干
天怒不蒙眷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
爽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
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為豢養物類之

用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特諭雍正五年三月初三日

諭科甲出身官員

記載之失實人多忽而不知覺察朕侍

皇考聖祖仁皇帝數十年時時祇聆
聖訓令覲臣工記載者舛錯疎漏之處甚多朕嗣統以
來元年二年内閣面奉之旨書寫時動輒訛舛自張廷
玉為大學士聽朕諭旨悉能記憶繕録呈覽與朕言相
符葢記載一事良非易易毫釐千里之差不可不慎是
以諸臣欲記朕諭者朕皆令繕寫進呈之後方許存稿
恐其失實以傳訛也朕因科甲積習有關世道人心屢
進翰詹科道諸臣而面諭之旋令翰詹等百餘員記録

所開繕摺以進朕一一披覽則人人各殊有與諭旨全不相符者有數語偶合而記憶不全者又有詞句鄙俚意義蒙晦者以一日同奉之諭旨而至於百其人者百其說不亦舛謬之甚乎其中若有能文之士私自存録流傳於後遂以為朕當日之訓旨固然也其貽誤不淺矣朕觀前史所載未可全信每滋後人之口實如漢文帝見賈誼問以鬼神至夜半前席一事李商隱則為詩譏之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夫賈誼入

見時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問之此固非問蒼生時也如欲問蒼生之事隨時可以召對又何必夜半哉至於坐久前席亦尋常事耳且文帝漢之賢主也恭儉仁厚移風易俗閱歷世務深矣視賈誼之踈狂少年其才識相去何啻什伯葢知其不足與問蒼生故姑問鬼神耳賈誼經濟具見治安策中不獨論當世之務迂濶難行其於堯舜之治道亦未窺見本原也賈誼之策僅託諸空言文帝之功已見諸實事文帝豈棄

才之主哉而王勃又謂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朕以為屈賈誼於長沙必須聖主竄梁鴻於海曲正待明時鴻之詭激自棄於肅宗之朝誼之踈狂未足以佐文帝之治安得以是為二君譏議哉孔子嘗言為君難即此可見設有一夫私議妄自記載非惟庸主無由剖析雖明哲之君亦何從聞見而正其是非其流傳失實受誣於後世者不知凡幾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以記載未可盡憑而欲杜好

議論者之口也人情厭常喜新稗官野乘好事者流無端撰成一說娓娓動聽按之皆子虛烏有此其荒唐誕幻無足論者若夫記言記事國之大典將以徵信後世焉可或忽今乃親承提命而記錄多舛尚足當載筆纘言之任而無忝乎用是薈萃翰詹諸臣奏摺細加揀汰其與朕之諭旨間有符合者採摭聯綴融會成篇付諸剞劂人賜一帙俾各朝夕觀省是訓是行以祛科甲之積習并知記載失實之非庶乎憬然惕然歷久而勿忘

也夫

諭科甲出身官員等國家設科取士原欲得讀書明理之人列於庶位俾皆公忠體國實心任事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此科甲之所以可重也乃科甲出身之人不思秉公持正以報國思相率而趨於植黨營私之習夤緣請託朋比袒護以至顛倒是非排陷報復無所不為風俗人心之害莫過於此朕御極以來多有人論科甲中人不可信朕於爾等科甲諸臣推心置腹期待甚厚

以為用人者若捨爾等讀書之人則將以何等人為可用然使爾等積習相沿惟以黨護師生同年為事夤緣朋比貽害於人心風俗將使為君上者雖欲用科甲之人而有所不可則科甲諸臣抑何自暴自棄貽笑於天下以至此也朕早夜孜孜欲使萬民各得其所措天下於久安長治何事不加整頓釐飭務令秩然就理豈容爾等科甲中黨援積習為世道生民之害而不望其翕然丕變乎夫以科甲流品相誇尚其風自唐宋以來即

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極不知讀聖賢之書惟以致君澤民為貴不在科甲之名也古之臯夔稷契誰為科目乎科目中人遇不從科目出身者即鄙薄而非笑之不知彼之非笑科目者更甚此如江浙人譏山陝為粗魯山陝人亦誚江浙為懦弱何關人品之輕重乎國家用人行政惟貴至公有人因科目而營私黨護即有非科目之人偏受其害如黜陟之際不肖者或以科目之黨援而升擢必有賢才因而屈抑矣賞罰之間有罪者或

以科目之黨援而倖免必有無辜因而宪濫矣科甲之積習一日不革則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爾等當豁然醒悟庶可使歷代相沿之弊習廓然頓除也且爾等亦思朕之不惜煩勞諄諄誥誡必欲爾等覺悟改易者豈惟上為國而下為民乎蓋以爾等品行之邪正於此分爾等名節之成敗於此判而爾等切身之利害更即於此而辨若使請託公行毫無顧忌則地方官員皆得任意作奸戕虐百姓罹其害者非爾之至親族屬即爾之

鄉黨鄰里爾亦何所利焉況爾等以黨援袒護為利者不過圖一時門庭之烜赫而已獨不思身後子孫能必其世世常為科甲乎一朝失勢則爾等子孫不即轉受科目之欺凌傾陷乎目前之利甚小日後之患害甚大朕為爾等計之熟矣爾等乃不自猛省乎朕非禁絶爾等師生之分誼欲其不相往來也誠使師生同年平時互相規勸勗以道義勵以公忠各為國家分猷宣力雖日相親近奚害焉且爾等素以師生之誼情同父子則

為父兄者自當教子弟以正豈可使之夤緣請託而不知恥乎為子弟者自當事父兄以禮豈可與之夤緣請託而不知非乎從來請託營求甚屬無益如州縣選得地方有求部院大臣作書囑託上司者在公正大臣自必不應設或應其所請而致書彼督撫大吏遂肯徇情曲庇乎徒使其人恃有奧援之請託遂至放佚怠惰不自檢束以極於貪汙狼籍難免督撫之叅劾彼請託者能挽救之乎不如無所請託其有才有守者不患無以

自見即中材之人亦以胸無倚仗皆警勉砥礪不敢為非而得以自全然則科目中人為其子弟親屬鑽營請託者亦愚之至矣朕之訓誨開導至再至三亦似為從古君臣之際所最罕得之遭逢爾等皆讀書明理之人果能深體朕懷服膺朕訓憣然洗心滌慮盡改其積習有何不能辨理之事百僚師師和衷共濟何患政治不臻上理乎且人無不可改之過亦無不可化之氣質孔子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惟在其人自勵耳爾等聽朕

訓旨不但貴於心悅誠服要在身體力行不可一時面從過後輒忘須時時警惕常若在朕前親受提撕方不虛朕諄切訓誨之至意也爾等翰林自以文章為職業但須為經世之文華國之文一切風雲月露之詞何所用之若既改官則各有當盡之政務人之心思才力難以兼營不可自負文人荒其職守蓋文章政治理本相通事無旁貸急所當務方為盡職至於賦詩飲酒自附於晉人風流此種惡習所當深戒而痛絕者也翰林科

道乃國家所賴以轉移風化之人朕所以屬望爾等者
甚為切至朕觀初次訓誨時爾等領會者數十人中數
人而已二三次覺領會者過半今則不能領會者大約
不過四五人誠知朕所以再三訓諭不惜煩勞者實為
國計民生之休戚實為人心風俗之安危實為爾等身
家子孫之利害爾等各有天良自應人人覺悟感奮翕
然丕變盡去其黨援朋比之積習為朝廷殫竭忠誠秉
公持正辨理庶務將見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治道自此

而日隆世風自此而日厚我國家億萬年長享昇平爾等子孫亦世蒙其福如此而謂科目之取士固足重也豈不美歟爾等其共勉之特諭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諭內外羣臣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懲遊惰為要務者考之制曰無曠土無遊民周禮曰宅不毛者出里布民無職業者出夫家之征所以董戒之者至詳且悉矣但人祇

知遊手遊食之人以及僧道之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為此安坐而食不事生產者也自朕觀之上自天子下至百官庶職何一非遊手遊食之人哉名不隸農工商賈之籍身不習耕桑負販之勞以庶民之脂膏供一已之日用而出者受者皆安為固然蓋以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以大夫師長本欲其率作興事興利除害以惠養黎元憂民之憂樂民之樂使天下清和咸理庶績恬熙共受昇平之福故下之人力而致之上之人坐而享

之即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亦可以對斯民而不愧誠以
我之職掌無虧論報施之理亦當如此也至若不能稱
職之君臣食人之食衣人之衣而於民間疾苦漠然不
一經其心其咎已與遊惰之民等若再行一不便於民
之事發一不利於民之令使閭閻愁困不獲寧居是小
民竭其手足胼胝之力以供上而轉受上人之苛虐擾
累不但捫心自問慚赧實多即神明昭察責以報施之
常理其能逃於譴責乎彼遊惰之人不事生業不過自

敗其行檢未嘗害人而人猶惡之況受人之養而即以害人又豈遊惰之可比乎朕為此時刻儆惕不釋於懷每見天下官吏習而不察者甚多用是信筆直書俾覽者各自猛省特諭雍正九年正月二十日

諭辦理軍機大臣

自古用兵之道首以申明號令為務周易曰師出以律周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不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可知進退步驟之間尺寸不可違越方為節制之師而

平日必須申明號令使三軍之士無不熟知深曉倘其中或有不遵者則按軍律置之於法是其獲罪乃本人之自取無所歸咎雖領兵將帥不能以己意一毫輕重於其間此大公之道也我國家武備精强超越往古歷來軍行之際紀律嚴明信賞必罰是以天戈所指迅奏膚功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今承平日久新進少壯之人未曾親歷戎行則於從前規制未必一一諳練若不詳悉申明宣諭以致官弁兵丁等或因陷於不知而遽

罹罪譴朕心實爲不忍今特令大臣等酌議軍令條約
經朕親加覽定凡大端細務莫不備載其中者蓋以軍
機關係至重必使事事合於紀律人人祗奉章程勿犯
重罰而妄冀從輕勿因事小而不遵成法將來荷
天眷佑奏凱言旋凡我弁兵等數十萬人有大功而無
小過此則朕心所厚望者也着即刊刻交與兩路大將
軍通行頒布咸使凜遵特諭雍正九年八月初十日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四至七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葉世華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四

詔

登極詔

惟我國家受

天綏祐

聖祖

神宗肇造區夏

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

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德茂功高文經武緯海

宇寧謐歷數悠長不謂謝棄臣民遽升

龍馭親授神器屬於藐躬朕

皇考大行皇帝

德妃之子昔二皇子弱齡建立深為

聖慈鍾愛寢處時依恩勤倍篤不幸中年神志昏憒病類風狂

皇考念

宗社重任付託爲艱不得已再行廢斥待至十有餘年
沉疾如故痊可無期是以
皇考升遐之日
詔朕纘承大統朕之昆弟子姪甚多惟思一體相關敦
睦罔替共享昇平之福永圖磐石之安孔子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我
皇考臨御以來良法美政萬世昭垂朕當永遵成憲不
敢少有更張何止三年無改至於

皇考知人善任至明至當內外諸大臣朕方亟資𦐊贊以期終始保全務宜竭盡公忠恪守廉節俾朕得以加恩故舊克成孝思倘或不守官箴自干國紀既負皇考簡拔委任之恩又負朕篤愛大臣之誼部院屬吏直省有司亦宜實心任事潔己奉公不得推委上官自曠厥職天下百姓受皇考恩澤日久蠲賑頻施勸懲備至閒有愚氓干犯律令

皇考每遇讞決必加詳審爰書累牘披閱靡遺少有可生之路立施法外之仁凡我百姓各宜孝親敬長畏罪懷刑以副朕仰法

皇考如天好生之意茲因諸王貝勒大臣文武官員人等僉謂天位不可久虛再三陳請朕勉狥輿情暫抑悲痛於是月二十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雍正元年仰惟
先志之宜承深望
皇圖之永固適昭新化期衍舊恩於戲追慕
前徽繼述無忘於夙夜廣推
聖澤恩膏願被於寰區凡爾親賢文武共矢藎誠各
輸心膂用紹無疆之業永垂有道之休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
恭上

聖祖仁皇帝廟號尊謚詔

古帝王有出世之勲必有非常之謚故黄帝表中和之美顓頊著謙約之文大行受大名揚光本因乎法地有功兼有德加號必極乎同天此追尊之鉅典守國之常經也恭惟我

皇考大行皇帝

受籙綿長

膺圖悠久以生知安行之至聖行存誠主敬之實功無

一事不上合
天心無一念不下周民慮郊禋饗
帝歲必
躬行祈穀佑民典恒虔舉
慈闈定省宗系展庸問夜求衣旰宫非食萬幾悉歸於
畫善庶政一出於大中式勸官方廣開言路奬廉課吏
敕法儆邪器以使人公能服衆賑卹之詔屢下十行放
免之租動成千萬寬刑肆赦發帑賚兵巡省恩膏備詳

方畧治河經畧具載史書以自强不息之精神為久道
化成之事業
武功之赫濯則蕩清三孽平定沙漠元裔滅除臺灣置
郡收水西而撫紅苗定土番而復三藏
文德之光華則
親臨太學
特幸闕里嚴飭學臣敦訓士子增博士之員躋十哲之
享

手定五經窮研六藝詩同雅頌文媲典謨學貫百家聖
實天縱深仁厚澤淪四千餘載之史册莫有等倫偉烈
豐功紀六十一年之政治何能悉舉今
龍馭上賓星霜未改普天之思慕應與歲月而俱深率
土之攀號惟望
徽稱之允合朕纘承鴻寶嗣守丕基方繼述之是圖豈
追崇之敢後謹命諸王貝勒大臣文武羣臣稽考禮文
恭薦

諡號卿士百辟不謀同辭肇舉上儀恪遵舊典祗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於雍正元年二月十九日奉
册
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

尊謚曰
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
皇帝
廟號曰
聖祖既表尊親之大義當施逮下之洪恩於戲
帝德難名固揄揚之莫罄
聖功丕顯期昭示於無窮庶慰遐邇之心以協
天人之願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聖祖仁皇帝配

天詔

朕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禮記云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故周頌著思文之什大易垂殷薦之辭歷稽邁古侑食始於有虞爰考前章合祀起於周室所以報功崇德尊祖顯宗也朕纘承大業綏理萬方既用享於

祈年將升中於

迎日恭惟

聖祖仁皇帝

動符乾健

靜合坤元

廣大高明奉無私以成化

含弘清穆推至教以乘時育萬物而顯諸仁

德周有截包五行而藏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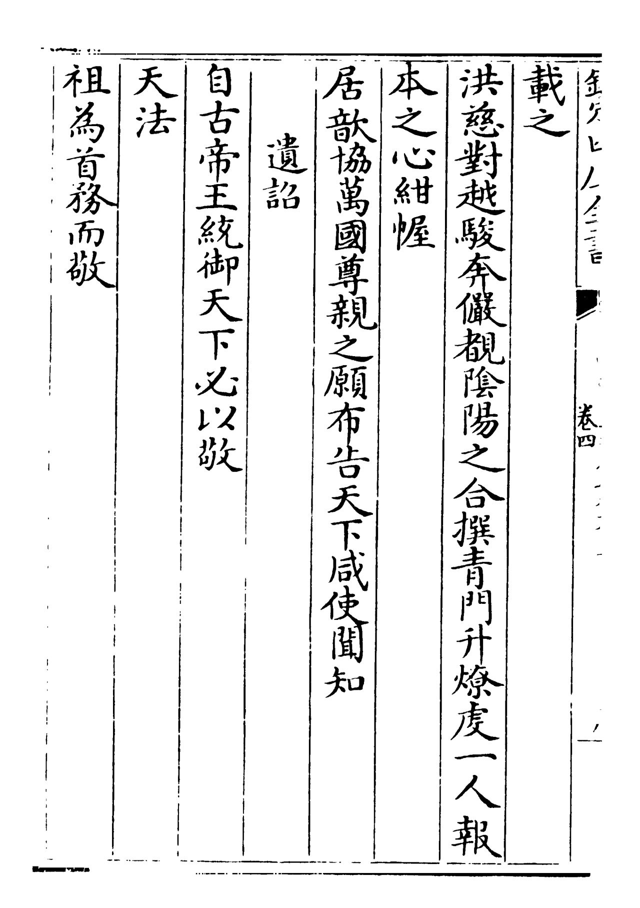
道運不言建極敷猷剛柔並濟體元立制仁義兼施禮

樂兵農法四序之春秋冬夏刑威勸賞代六氣之風雨雷霆户牖三光提封八極東漸西被北燮南諧中國有聖人瀛海仰日星之臨照

王者大一統遐荒沐霜露之霑濡得一以清得一以寧號均三大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聲並兩儀論參贊之成功與地天而俱泰補化育之不足見民物之咸亨蕩蕩無名豈梯階之可及蒼蒼在望非測管之能窺三五以來所稱裁成輔相範圍曲成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者惟我
聖祖仁皇帝實克盡之允宜
配享南郊躋壇北時用是上稽前典下慰輿情昭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於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冬至恭祀

上帝奉
聖祖仁皇帝配享雍正二年正月初六日上辛祈穀恭
祀
上帝五月初一日夏至恭祀
皇地祇並奉
聖祖仁皇帝配享振金聲以達氣
昊帝來賓捧玉瓚而獻誠
列聖昭格隆儀備舉浩澤均宣於戲貽謀佑啓敢忘覆


載之
洪慈對越駿奔儼覿陰陽之合撰青門升燎虔一人報
本之心紺幄
居歆協萬國尊親之願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遺詔
自古帝王統御天下必以敬
天法
祖為首務而敬

天法
祖皆本於至誠之心不容一息有間是以宵旰焦勞無
日不兢兢業業也朕蒙
皇考聖祖仁皇帝為
宗社臣民計愼選於諸子之中命朕纉承統緒紹登大
寶夙夜憂勤深恐不克負荷惟仰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仰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勤求治理撫育烝黎無一事不竭其

周詳無一時不深其祗敬期使宗室天潢之內人人品端行方八旗根本之地各各奉公守法六卿喉舌之司紀綱整飭百度維貞封疆守土之臣大法小廉萬民樂業十三年以來竭慮殫心朝乾夕惕勵精政治不憚辛勤訓誡臣工不辭諄復雖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漸已肅清人心漸臻良善臣民徧德遐邇恬熙大有頻書嘉祥疊見朕秉此至誠之心孜孜罔釋雖至勞至苦不敢一息自怠方兾圖安保泰久道化成今朕躬不豫奄棄

臣民在朕身生本無生去來一如但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至今日雖可自信無負而
志願未竟不無微憾寶親王皇四子御名秉性仁慈居
心孝友
聖祖皇考於諸孫之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
雍正元年八月間朕於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
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收藏於乾清宮
最高之處即立御名為皇太子之旨也其後仍封親王

者蓋令備位藩封諳習政事以增廣識見今既遭大事著繼朕登極即皇帝位仰賴

上天垂佑

列祖貽謀當兹寰宇乂安太平無事必能與億兆臣民共享安寧之福至於國家刑罰禁令之設所以詰奸除暴懲貪黜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者也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其時從前朕見人情澆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今人心共知

儆惕矣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嗣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例者仍照舊例行自今以後實願內外親賢股肱大臣念朕朝乾夕惕之苦衷仰答

皇考聖祖仁皇帝利益
社稷蒼生之誠念各秉忠良屏除恩怨一心一德仍如
朕在位之時共相輔弼俾皇太子御名成一代之令主
則朕付託得人追隨
列祖
皇考在天之靈亦可不愧不怍矣御名仰承
祖宗積累之厚受朕訓誨之深與和親王弘晝同氣至
親實為一體尤當誠心友愛休戚相關親正人行正事

聞正言勿為小人所誘勿為邪說所惑

祖宗所遺之宗室宜親國家所用之賢良宜保自然和

氣致祥綿

祖宗

社稷萬年之慶矣莊親王心地醇良和平謹慎但遇事

少有擔當然必不至於錯悞果親王至性忠直才識俱

優實國家有用之材但平日氣體清弱不耐勞瘁倘遇

大事諸王大臣當體之勿使傷損其身若因此而損賢

王精神不能為國家辦理政務則甚為可惜大學士張
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纂修
聖祖仁皇帝實録宣力獨多每年遵旨繕寫上諭悉能
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鉅大學士鄂爾泰志秉忠
貞才優經濟安民察吏綏靖邉疆洵為不世出之名臣
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二臣着配享
太廟以昭恩禮其應行儀制悉遵成典持服二十七日
釋服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冊文

追封孔子五世祖木金父公冊文

右文稽古思統緒之相承重道尊師溯淵源於自遠舉千秋之曠典蘋藻維馨超五等之崇封絲綸式煥緬維先師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系本殷朝居從魯國治惟尚質傳樸素之舊風貴而彌恭守謙和之家法積功累行聿弘毓聖之基貽慶鍾祥遂極生民之盛朕初登大寶欽想前規欲伸景仰之誠用議顯揚之制特追封

為肇聖王錫之册命於戲克昌厥後永立人倫之宗有開必先並膺素王之號服兹嘉命垂示無窮

追封孔子高祖祈父公册文

道高聖域宜推師表之源恩浹儒宗用廣尊崇之典擬王封而晉秩禮軼古今定鴻號而加稱榮增洙泗緬惟先師孔子之高祖祈父公系出商宗望隆宋國姓㕯公族為孔氏之再傳瑞啓聖人逮宣尼而間出溯淵源於累葉知德盛而世昌鍾靈秀於一人實教尊而功溥朕

羨牆至聖寤寐前徽思敬禮之加隆必恩綸之及遠特追封為裕聖王錫之册命於戲衮衣端冕視躬桓蒲穀而彌尊春禴秋嘗與鳧繹龜蒙而並久膺茲寵命永荷鴻休

追封孔子曾祖防叔公册文

聖人覺世道有開而必先王者尊師禮必隆於所自備顯揚之典用煥千秋申嚮往之誠特超五瑞緬惟先師孔子之曾祖防叔公殷朝賢裔魯國儒宗潛德彌

彰守高曾之矩矱詒謀自遠緼詩禮之淵源聿開天縱之能四科立教爰起時中之聖一貫傳心朕寶位初膺前徽是式溯儀刑而景仰加名號以褒崇特追封為詒聖王錫之册命於戲俎豆常新峻秩與尼山並峙絲綸誕賁恩光與泗水長流永荷寵嘉昭垂無斁

追封孔子祖伯夏公册文

化民善俗適首賴乎師資累行積功誼應推夫祖德閱再傳而誕聖垂裕貽謀超五等而加封創興盛典緬惟

先師孔子之祖伯夏公東山毓秀泗水鍾靈生秉禮守義之邦漸磨既久奉崇信尊賢之訓牖廸尤深集慶在躬早兆四科之教克昌厥後遂開萬世之蒙朕寶歷初膺景行彌切推降祥之有自念顯號之宜加特追封為昌聖王錫之册命於戲溯尼山之世澤茂績丕昭崇闕里之家聲斯文益振服兹嘉命永示光榮

追封孔子父叔梁公册文

達天盡性溯道統之攸傳崇德報功體孝思之不匱惟

誕生夫睿哲遂永樹乎師模用賁徽章特升峻秩緬惟
先師孔子之父叔梁公望重魯邦業傳郰邑秉姿勇毅
垂史傳之盛名積慶悠長衍家庭之令緒感殊祥於闕
里兆啓素王徵靈應於尼山運鍾至聖粤從前代顯贈
上公茲當纘緒之初更議推恩之典特追封為啓聖王
錫之册命於戲澤惟裕後聿弘作述之規善則歸親宜
極尊崇之禮儀型如在嘉命是承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五

論

朋黨論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

之習為之害也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凡用舍進退孰不以其為賢而進之以其為不賢而退之惟或恐其所見之未盡當也故虛其心以博稽衆論然必衆論盡歸於至正而人君從之方合於大公若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或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為至私之事矣孟子論國君之進賢退不肖既合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而必加察焉以親見其賢否之實洪範稽疑以謀及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從

而皇極敷言必戒其好惡偏黨以歸於王道之蕩平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盡化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樹朋黨各徇其好惡以為是非至使人君懲偏聽之生奸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勝誅乎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朋結黨

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即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

風尚存彼不顧好惡之公而徇其私暱牢不可破上用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於是乎遠之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勢也爭懐妬心交騰謗口以媒蘖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暱者為之惋惜疏遠者亦慰藉稱屈即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慇勤欲借以釋憾而修好求一人責其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賞罰黜陟不

足為重輕而轉以黨人之咨嗟歎息為榮以黨人之指摘詆訾為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以陰撓人主予奪之柄朋黨之為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惡而果有未公則何不面折廷諍而為是陽奉陰違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也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時君臣告語望其匡弼而以面從後言為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俞吁咈用能賡歌颺拜以成太和之運朕無日不延見羣臣造膝陳詞何事不可盡達顧乃默無

獻替而狡獪叵測蓄私見以肆為後言事君之義當如是乎古純臣之事君也必期致吾君於堯舜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亦當以臯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以吾君不能而謂之賊則為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苟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而區區倣法僅在漢唐以下是烏能廓然盡去其私心而悉合乎大公至正之則

哉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為邪說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為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使終其黨者則為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為小人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挽實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大抵文人掉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辯每至害理傷道而不恤惟六

經語孟及宋五子傳註可奉為典要論語謂君子不黨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大善而吉然則君子之必無朋黨而朋黨之必貴解散以求元吉聖人之垂訓亦既明且切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然惟草茅伏處之時恒資其講習以相佽助今既登朝蒞官則君臣為公義而朋友為私情人臣當以公滅私豈得稍顧私情而違公義且即以君親之並

重而出身事主則以其身致之於君而尚不能為父母有況朋友乎況可藉口於朋以怙其黨乎朕自四十五年來一切情偽無不洞矚今臨御之後思移風易俗躋斯世於熙皥之盛故兼聽並觀周諏博採以詳悉世務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而無知小人輒議朕為煩苛瑣細有云人君不當親庶務者信若斯言則皋陶之陳謨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孔子之贊舜何以云好問好察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

目以自便其好惡之私焉耳朕在藩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與滿漢臣工素無交與有欲往來門下者嚴加拒絕

聖祖鑒朕居心行事公正無私故令纘承大統令之好為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可憫矣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為一心共竭忠悃與君同其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

之積習㢘肅然有以凛尊卑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賡歌颺拜明良喜起之休風豈不再見於今日哉

性理論

性之與理就上而言即無極太極就下而言即太極陰陽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即生而言只有理而不知有性即立而言只有性而不知有理理者事之宜也天地閒萬事各具自然之萬宜非人可更加之以理者一

貫之道性善之論非至誠不能達也誠者誠一無偽之謂凡有二者皆屬虗偽誠之為道且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言曰忠曰孝亦萬事本具萬宜之名色耳豈君臣父子之外别有忠孝乎廣而推之萬事萬理可一體照而自明矣即宜用宜道心也悖宜不宜人心也此乃聖人從下引後學於上達由精一而入執中之意因恐後學不能一旦精一執中寧令依於道心而不令依於人心之教太極中雖具陰陽然太極内不見陰陽如陰

中求陽不可得也陽中求陰不可得也若陰陽中覓太極更豈得乎此言本性依於道心而尚不可何況依於人心之謂至於陰中具陽陽中具陰陰陽包含於太極太極不離於陰陽之論其言性固然矣理何在焉如晝中有夜夜中有晝男中有女女中有男水中有火火中有水之論若然將人心即為道心可乎更有冐中勉强立一主見妄執以為道心千條萬緒中逐件分别取捨將向日耳目學問邉陳腐章句以為規則若如此尋枝

别葉欲上達陰陽太極一體之道即性即理本源之學如入海筭沙不能也程子曰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論實達太極陰陽之性格物致知之理後學者當體先聖立言之苦心屛盡私欲時存天理拳拳服膺日就月將至一旦豁然貫通時方能會曾子曰唯之意若徒求之言表何可與言性理之道宜乎至聖三嘆民鮮能久也

記

圓明園記

圓明園在
暢春園之北朕藩邸所居
賜園也在昔
皇考聖祖仁皇帝聽政餘暇遊憩於丹陵沜之涘飲泉
水而甘爰就明戚廢墅節縮其址築
暢春園熈春盛暑時臨幸焉以扈蹕拜
賜一區林皐清淑陂淀渟泓因高就深傍山依水相度地

宜構結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煩檻花堤樹不灌溉而滋榮巢鳥池魚樂飛潛而自集蓋以其地形爽塏土壤豐嘉百彚易以蕃昌宅居於兹安吉也園既成仰荷

慈恩錫以園額曰圓明朕嘗恭迓

鑾輿欣承

色笑慶天倫之樂申夏日之誠花木林泉咸增榮寵及朕纘承大統夙夜孜孜齋居治事雖炎景欝蒸不為避暑迎涼之計時踰三載僉謂大禮告成百務具舉宜寧

神受福少屏煩喧而風土清佳惟園居爲勝始命所司酌量修葺亭臺邱壑悉仍舊觀惟建設軒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諸臣有視事之所構殿於園之南御以聽政晨曦初麗夏晷方長召對咨詢頻移晝漏與諸臣相接見之時爲多園之中或闢田廬或營蔬圃平原膴膴嘉穎穰穰偶一眺覽則遐思區夏普祝有秋至若憑欄觀稼臨陌占雲望好雨之知時冀良苗之應候則農夫勤瘁稼事艱難其景象又恍然在苑囿間也若乃林光晴霽

池影澄清淨練不波遥峰入鏡朝暉夕月映碧涵虛道妙自生天懷頓朗乘機務之少暇研經史以陶情拈韻揮毫用資典學凡茲起居之有節悉由
聖範之昭垂隨地恪遵罔敢越軼其采椽栝柱素甓版扉不斲不枅不施丹雘則法
皇考之節儉也晝接臣僚宵披章奏校文於墀觀射於圃燕閒齋肅動作有恒則法
皇考之勤勞也春秋佳日景物芳鮮禽奏和聲花凝湛

露偶名諸王大臣從容遊賞濟以舟楫餉以果蔬一體
宣情抒寫暢洽仰觀俯察游泳適宜萬象畢呈心神怡
曠此則法
皇考之親賢禮下對時育物也至若嘉名之
錫以圓明意旨深遠殊未易窺嘗稽古籍之言體認圓
明之德夫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
睿智也若舉斯義以銘户牖以勗身心虔體
天意永懷

聖誨含煦品彙長養元和不求自安而期萬古之寧謐不圖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庶幾世躋春臺人遊樂國廓鴻基於孔固綏福履於方來以上答

皇考垂祐之深恩而朕之心至是或可以少慰也夫爰宣示予懷而為之記

七曜會聚記

天之垂象與人事相應諸經垂訓惟敬與戒無他説也後世遇嘉祥之徵多紀年加號然或不求實應而徒尚

虛文適為厥德之累昔人謂應天以實朕有取焉雍正三年春歷官奏二月二日庚午七曜會聚為難逢之天瑞繪圖以進於是廷臣援高陽漢高宗太祖時事頻請慶賀朕不之允且諭以經綸遇合之故禎祥昭示之由推

皇考至德之感及今日敬應之實再三詳諭然後在廷之臣曉然知朕之意慶議乃寢據候驗者奏稱亥子之交日月符會合之度五星列聯綴之形榮光爛然漢志

所謂如合璧如連珠者昭然在目及晨則天朗以清氣和而穆見者聞者莫不歡忻傳說以為曠世稀覯太平之瑞應顧朕自繼統以來雖圖治不遑而政皆平歟吏皆賢歟民皆康歟俗皆淳歟朕實不敢自信而何以致此自信且不敢又何以當此其惟益凜日躋之敬庶保天眖於永永也既諭廷臣謹記以示夫後云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六

序

數理精蘊序

粵稽前古堯有羲和之咨舜有后夔之命周有商高之訪逮及歷代史書莫不志律歷備數度用以敬天授民格神和人行於邦國而周於鄉閭典至重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生知好學天縱多能萬幾之暇留心

律歴筭法積數十年博考繁賾搜抉奥微參伍錯綜一以貫之爰

指授莊親王等率同詞臣於大内蒙養齋編纂每日進

呈

親加改正彚輯成書總一百卷名為律歴淵源凡為三部區其編次一曰歴象考成其編有二上編曰揆天察紀論本體之象以明理也下編曰明時正度密致用之術列立成之表以著法也一曰律呂正義其編有三上

編曰正律審音所以定尺考度求律本也下編曰和聲定樂所以因律製器審八音也續編曰協均度曲所以窮五聲二變相和相應之源也一曰數理精藴其編有二上編曰立綱明體所以觧周髀探河洛闡幾何明比例下編曰分條致用以線面體括九章極於借衰割圜求體變化於比例規比例數借根方諸法蓋表數備矣洪惟我國家聲靈遠届文軌大同自極西歐羅巴諸國專精世業各獻其技於閶闔之下典籍圖表燦然畢具

我
皇考兼綜而裁定之故凡古法之歲久失傳擇焉而不精與西洋之侏偽詰屈語焉而不詳者咸皆條理分明本末昭晰其精當詳悉雖專門名家莫能窺萬一所謂惟聖者能之豈不信歟夫理與數合符而不離得其數則理不外焉此圖書所以開易範之先也以線體例絲管之別以弦角求經緯之度若此類者皆數法之精而律歷之要斯在故三書相為表裏齊七政正五音而必

通乎九章之義所由試之而不忒用之而有效也書成
纂脩諸臣請序而傳之恭惟
聖學高深豈易鑽仰顧朕夙承
庭訓於此書之大指微義
提命殷勤歲月斯久尊其所聞敬効一詞之賛盖是書
也豈惟
皇考手澤之存實稽古準今集其大成髙出前代垂千
萬世不易之法將欲協時正日同律度量衡求之是書

則可以建天地而不悖俟聖人而不惑矣

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為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宵衣旰食祗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凡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為心以

聖祖之政為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

行乂而或怠用申誥誡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
非奉
先志以啟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
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為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
為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

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雍邸詩集序

朕昔在雍邸自幸為天下第一閒人然所謂閒者非若箕潁遺世竹木肆志之類也朕生當國家鼎盛之時三逆蕩平四方寧謐仰蒙
皇考鍾愛承歡膝下位列親藩寢門定省之餘無他事事境之所處閒矣無之賦性不樂浮華既無庸皇皇於

富貴更不煩戚戚於貧賤秪期消融機巧遂覺隨處樂天情之所寄又閑矣雖然究其所以優游恬適得四十餘年為一閒人者莫非我皇考教育深恩有以成就之也朕素不嫻聲律每於隨從塞北扈蹕江南偶遇皇考命題屬賦勉強應制一博天顏歡笑初不計字句工拙至於讌賞登臨觸物寓感有會而作因詩紀事借以陶寫性情而已豈曰與文人

墨客較論短長耶歲月積久㝡焉成集迨壬寅冬恭承
皇考付託之重臨御寰宇封章重疊機務殷繁旰食宵
衣猶虞叢脞夙興夜寐莫敢求安向之優游恬適今則
易而為惕勵憂勤花朝月夕之吟皆成祁寒暑雨之思
矣檢閱舊作曷勝惆然緬想曩日之閒境閒情奚啻邈
若河漢也哉爰序於雍邸集首以示朕意云

九日宴羣臣擬栢梁體詩序

朕繼大統惟朝乾夕惕兢兢仰法

皇考期賢哲盈廷民康物阜永承至隆之聖治嘗思古之明良賡歌喜起君臣一德同心曠代為之欣慕今在廷臣工協衷以資贊理顧瞻濟濟皆我
皇考數十年教育栽培之所詒也是以庶政具舉兆民樂業朕實嘉賴焉康熙二十一年春
聖祖於乾清宮開昇平之讌振賡颺之歌盛稱一時美冠千古今丙午九月節届重陽覽百穀之斯登忻三農之有稔光風溢目海宇澄清爰集王公卿尹用陳几筵

笑言勿禁威儀不拘既相悅於一堂可弗限夫三爵然
禮著享燕之義詩有嘉賓之詠古君臣於飲食燕會間
即具獻納拜颺之典也唐虞文武之世休風如昨朕與
諸卿宜則傚之今用栢梁體朕為倡始諸卿遞成篇什
今日也非徒命酒徵歌揚華摛藻盖欲昭
聖祖養育之深恩朕廷泰交之雅會垂之奕世永傳斯
事云爾

大清律集解序

周禮大小司寇之職以三典詰四方以五刑聽獄訟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月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聚而觀之是知先王立法定制將以明朝野俾官習之而能斷民知之而不犯所由息爭化俗而致於刑措也恭惟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以至仁涵育羣生法司上奏率多全宥停刑肆赦屢沛恩綸

臨御六十一年厚澤周浹乎宇內血氣心知之倫熙然

安處於仁壽之域朕紹守丕圖深懷繼述雍正元年十月乃命諸臣將律例館舊所纂修未畢者遴簡西曹殫心蒐輯稿本進呈朕以是書民命攸關一句一字必親加省覽每與諸臣辨論商榷折中裁定或析異以歸同或删繁而就約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權盡讞獄之情寬嚴得體三年八月編校告竣刊布内外永為遵守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漢鄭昌言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施是書也豈惟百爾有位宜精思熟習悉

其聰明以察大小之比凡士之注名吏部將膺民社之
責者講明有素則臨民治事不假於幕官胥吏而判決
有餘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窮鄉所在州縣倣周禮布
憲讀法之制時為解說令父老子弟遞相告戒知畏法
而重自愛如此則聽斷明於上牒訟息於下風俗可正
禮讓可興於以體
皇考好生之德而追虞廷從欲之治不難矣朕實有厚
望焉

詩經傳說彙纂序

朕惟詩之為教所以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用遠矣自說詩者各以其學行世釋解紛紜而經旨漸晦朱子起而正之集傳一書叅考衆說探求古始獨得精意而先王之詩教藉之以明國家列在學官著之功令家有其書人人傳習四始六義曉然知所宗尚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聖經

御纂周易折中既一以本義為正於春秋詩經復

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子之說為宗故是書首列集傳而搽漢唐以來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合者存之其義異而理長者别為附録折中同異間出已見乙夜披覽親加正定書成凡若干卷名曰詩經傳說彚纂朕惟詩三百篇先生所以明勸懲而行黜陟盖治世之大經而後世文人學士乃以風雲月露之辭自托風雅學經者又溺於訓詁詞章之陋習烏在其能明先生之道也

我

皇考指授儒臣勒為是編期以闡先王垂教之意與孔子删詩之旨學於是者有得於興觀羣怨之微而深明於事父事君之道從政專對無所不能則經學之實用著而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者亦於是乎行焉刋校既竣敬述

聖意序之簡端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六